

壺山四六

卷之三

七

大

壺山四六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別集類部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壺山四六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壺山四六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考

南宋文士號壺山者有四其一為宋自遜字

謙父方回瀛奎律髓所謂謁賈似道獲楮幣

二十萬以造華居者也其一為徐師仁字存

聖所著有壺山集七十卷見於續文献通考

其一為黃士毅字子洪自莆徙吳不忘故鄉
因號壺山從學朱子嘗編類其語錄以行世
者其一則方大琮也四人之中師仁事蹟已
無考自遜為江湖遊客未嘗仕宦士毅則籍
永師蔭列名道學亦非顯官惟大琮曾任閩
漕而此集第一首即除福建漕謝喬平章啟
其中所云竟坐非宜言之誅當伏不可赦之
罪者亦與大琮疏論濟王被斥事蹟相符似

當為大琮所作第今所傳大琮鐵庵集為其
族孫良永等所編收入四六啟劄六十四首
多不與此相同而此本所收八十餘首其數
轉淳於本集良永等既加搜輯不應疎脫如
是其偶未見此本耶以其屬對親切工於剪
裁當南宋駢體之中尚為佳手疑以傳疑姑
附錄於鐵庵集後以備參考云爾乾隆四十

五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緝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邱雲卿

欽定四庫全書

壺山四六

謝除授

除福建漕謝喬平章

行簡

去國食祠甫滿鏡湖之考起家于節俾榮壺嶠之行銘
心知密啓之功揣分有踰涯之懼敬裁副墨少叙中丹
伏念某本無技能何足位置值清時之更替紛鬢士之
彈冠幸從羈旅以登朝惟有靖共而在位呂端拙鈍朝

士昏目以糊塗鄒浩寬平明儕或疑其隱默何圖誤渥
驟被親除念不為宰相則為諫官亦平居之所學苟上
畏天刑下畏人禍將得罪於此心不揆狂愚稍殫底蘊
亦頗增損時賢之論非有忖量明主之心上方從諫以
如流已實積誠之未至所期寤意乃類轉嗟豈無嬰龍
頷之疑又拜立螭頭之寵辭受之間不自決裂進退之
義殊欠分明低徊久之愧負多矣每憑懇忱而祈去輒
蒙造化之苦留感時事以自驚栗人言之弗恕其在漢

法盍坐非宜言之誅使遇唐宗猶得不可赦之罪尚寬
斧鑽俾食斗升佩吾君吾相之生成尋某水某丘而藏
伏未湔舊戾忽冒新榮將粉部之轉輸峻木天之論撰
負弩而除道路平生素陋於相如埋輪而止驛亭今日
妄希於孟博徒慙小已莫報大恩茲蓋伏遇某官柄國
親臣經邦魁宰友尚父阿衡於千載壽皆過於百年合
晉公郭令而一人功永垂於萬古捐身當宗社之治亂
動足係世道之重輕未能釋風雲之勞特將寬宵旰之

慮閱朝家局面之屢變獨人才氣脈之僅存方將扶植
於無窮忍使孤危而不保起之流落假以光華第其不
能深藏大是浪出無健力何以任澄清之寄無巧算何
以優餽餉之功虛煩陶成必誤器使維駒維騏維驪維
駱知難勝使者之華非龍非羆非虎非鷹願亟正師臣
之拜

謝李丞相宗勉

拜鏡湖之號甫滿食祠榮繡社之行誤叨予節自憐小

器倍費大鈞敬牋草野之危衷上瀆翹材之穹聽伏念
某品流最俗位置素卑蚤歲受知不過言語文字之習
中朝借譽亦惟米鹽金穀之長凡妄意於彈冠一歸功
於推轂稍加顯拔積愧僥踰退之只宜著於儒曇子雲
分當老於天祿不圖誤聽驟被親除力不勝衣假以抨
彈之任語難出口責其繩糾之忠將何尺寸之能少效
萬分之報獨少也請聞於師友謂此非閑漫之官曹方
思敬王而與言豈敢量主而後入積誠未入寤意轉難

狂若仲淹真負晏公之薦翫如蘇軾幾貽安道之危賴
深知其無他非大過則不棄兩年玩愒一力保全竟坐
非宜言之誅當得不可赦之罪猶援之於蘿粉致謀爾
以稻梁隱吏山中幾於響絕故人天上屢以書來據槁
得眠者甚安飯蔬沒齒其何憾未湔舊戾忽被新榮將
輸假粉部之光論撰峻木天之直無子駿所長之一枝
與君謨相望於百年寵踰晉吏之起家華甚漢人之上
冢可仕可止亦了了以奚疑不進不休乃惓惓而至此

茲蓋伏遇某官擎天柱石醫國參苓防佞幸杜私門深
絕魚仇之禍抑詭怪暢皇極潛消牛李之萌興念孤危
久淪冗散逆鱗大罪金雞已賜於赦除駕牡麓官木牛
試資其轉餉所以寓袞職之補豈徒曰布衣之私第某
三瀆是虞一出太驟上亵干於名器下愧負於簡書有
刺史之榮無刺史之難敢發郢州之歎知丈人之真愧
丈人之厚空哦清渭之詩

謝史丞相

叢祠丐滿懶春乞於鏡湖單傳疏榮俾晝待於錦里光
生問巷恩出廟堂伏念某羈旅登朝迂踈去國雜端論
罪欲加斧鉞之誅君相隆寬尚被斗升之食江湖迹晦
朝市志荒比退士之有盟已散人之無勑忽聞予節莫
遂循牆高卧已便着衣裳而顛倒好閒成癖間車馬以
驚猜雖木天論撰之職優而粉部將輸之寄重昔在慶
歷君謨有氣節聲譽至淳熙子方以廉介選皆鄉人之
善者豈俗吏之云乎曾謂公微亦叨臨遣茲蓋伏遇某